

◇ 闲话文人

王 凯

金岳霖的一段“涉外婚姻”



金岳霖（左一）与林徽因（左三）及朋友们在一起。

哲学大师金岳霖是个十分可爱的人，他与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是好朋友，但又深深爱着林徽因。他们之间的这段情感已脱离了世俗的境地，如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。

梁思成的续弦林洙曾在回忆录中披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1930年代初，梁思成从外地考察回家，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：“我苦恼极了，因为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”林徽因此刻的神情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妻子，却像个小妹妹在向哥哥讨主意。梁思成一夜未眠，第二天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：“你是自由的，如果你选择了老金，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。”林徽因后来又将这些话转述给了金岳霖，金岳霖回答：“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，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我应该退出。”于是从此三人终身为友，毗邻而居。

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在介绍金先生的婚姻状况时，大都有“金岳霖终生未娶”之类的话，估计是以此来衬托金先生对林徽因的痴情。真情究竟如何呢？

其实关于金岳霖是否结过婚，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。《中华读书报》（2000年11月8日）曾经刊发过一篇名为《金岳霖真的终生未娶吗？》的文章，作者署名苏迅，文中称：一切都可以证明，金岳霖对林徽因的那种柏拉图式的恋爱是多么高尚纯洁。但是，金岳霖真的“终生未娶”吗？这问题似乎尚值得探讨。我以前曾读到一位老学者的文字，其中很明确地讲金岳霖先生早年是结过婚的，而且妻子是位西洋女子。现在苦于回忆不起是哪位老先生的文章，只好向广大读书朋友请益。金岳霖结婚与否，纯属他个人的事，与旁人无关。讨究清这个问题，只为求真求实，防止以讹传讹。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以后，不管他结过婚或未结过婚或跟谁结过婚，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的一腔挚爱都不会因之打折扣。

金岳霖的嫡传弟子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诸葛殷同对此则予以坚决否认：

“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，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。金先生如此坦诚相告，同学们甚为震惊。据悉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夕。金先生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终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，组织上对此事也是了解的。先师隐私，不是我等晚辈应该津津乐道的。今因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局苏迅先生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提出传言：‘金岳霖先生早年是结过婚的，而且妻子是位西洋女子。’故勉为说明：同居非娶，传言有误。”

北京印刷学院的叶新教授对此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：“杨步伟（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夫人）《杂记赵家》曾载：1924年杨步伟与赵元任在欧洲旅行时，遇见过金岳霖。其时，金正在欧洲游学，与外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 和 Emma 同行。Lilian Taylor 中文名秦丽莲，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，与金一起来到欧洲。1925年，金岳霖回国，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。她倡导不结婚，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，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。1926年，经赵元任介绍，金岳霖到清华教逻辑。金岳霖不住在清华，而是与秦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。……从以上尚可知，金岳霖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同居的事还是有的。”

杨步伟的这本《杂记赵家》是部回忆录式的小册子，名为杂记赵家，其实讲的大都是他们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掌故趣事，兴意盎然，趣味横生，读来令人回味无穷。杨步伟在书中还讲了一件关于金岳霖的趣事，这事也和金岳霖的婚姻沾点儿边。

1920年代末在北京时，金岳霖来电话请杨步伟进城，说有要緊的事相托。杨问什么事，金不肯说，只是说来了就知道了，越快越好，事办好了请吃烤鸭。杨步伟是位妇产科医生，她以为是秦丽莲怀孕了，连忙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做。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。杨步伟和赵元任这才将信将疑地进了城，到金岳霖家时，秦丽莲来开门，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。进门以后，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。金养了一只鸡，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。杨步伟听了，又好气，又好笑。把鸡抓来一看，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，以至鸡有十八磅重，因此鸡蛋下不来，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，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。金岳霖一见，赞叹不已。事后，为表庆贺，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。

金岳霖的名士气让人苦笑不得，不过由此我们也知道他的确不是“终身未娶”——金先生曾有过一位事实上的外国太太，只是不知这位秦丽莲女士后来怎样了？

◇ 文化评弹

罗文华

一个“微”字好微妙

我们身处在一个微时代中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所谓“微时代”，即以微博作为传播媒介代表、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。在微时代，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，传播的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；传播交流信息乃至进行情感沟通，仅仅通过百余字就完全可以实现；对于接受者而言，消化信息的时间非常有限，而信息内容与数量却异常丰富……

其实从文化的角度看，历史上是曾经多次出现过“微时代”的。留下文字的，如《世说新语》，它是一千多年前南朝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，记述了自汉末到刘宋时期名士贵族的逸闻轶事，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、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，全书分为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、方正、雅量等三十六门，共有一千多则。这一千多则故事，其中很多都可以称为信息，假若放在今天，皆是微博和手机短信最合适的内容。此后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，都留下大量的笔记和文言小说，且不乏精短而具有时效性者，从中很容易地就可以编选一本《历代“微博”选》。

读过数遍清代学者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感觉它比起以往的笔记小说来，具有更加自觉的主题意识。书中不少篇什，或讥刺道学家的迂腐虚伪，或揭示世情人心的险恶卑俗，或阐发人生的智慧和经验，于今读来并不觉得过时，且能品出新意。如写刘羽冲癖好古书而又好讲古制，“偶得古兵书，伏读经年，自谓可将十万。会有土寇，自练乡兵与之角，全队溃覆，几为所擒”，“又得古水利书，伏读经年，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……使试于一村，沟洫甫成，水大至，顺渠灌人，人几为鱼”，“由是抑郁不自得，恒独步庭阶，摇首自语曰：‘古人岂欺我哉！’如是日千百遍，唯此六字”，真实地勾画出一个迂阔的读书人形象，表现了不可盲目崇古、更不可泥古不化的主题，其给世人以启发和警示的效果，不输于时下那些传播迅速的精彩“段子”。

由“微博体”名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进而想到：纪晓岚为什么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阅微草堂”？“阅微”之“微”其意何在？原来，纪晓岚曾经专门为阅微草堂写过一首诗：“读书如游山，触目皆可悦。千岩与万壑，焉得穷曲折。烟霞涤荡久，亦觉心胸阔。所以闭柴荆，微言终日阅。”据此“微言终日阅”，便可知“阅微”一词的来历了。“阅微”，是说自己阅历较少，有待于经常学习更多的微言，从中吸收营养；而“微言”在这里则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是指精深微妙的言辞，二是指隐微不显、委婉讽谏的言辞。这两种释义的“微言”，都与我们今天的微博、微时代在“微”的实质上有所贯通。此外，鲁迅高度评价《阅微草堂笔记》“发人间之幽微……隽思妙语，时足解颐；间杂考辨，亦有灼见”，成为纪晓岚的隔世知音，也是对“微”的一种深刻阐释。

2009年8月，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“新浪微博”内测版，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，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。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微博已经迅速走进千家万户，红遍大江南北，成为人们生活、工作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。最具活力的文化也随之“微”了起来，“微电影”、“微书话”等借机旗帜高张，有人出版了名为《微书话》的书，一些报纸的读书版还开设了“微书话”专栏，力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吸引受众并提高受众的阅读兴趣。微时代，向人们提出了研究和利用“微文化”的课题。

三十年前在中国流行的微型小说，又名小小说、袖珍小说、一分钟小说，现在，可以叫它“微小说”了。四川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“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”丛书，作者囊括了从鲁迅到聂鑫森。在该丛书的总序里，王蒙再次发表了他的观点：“微型小说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”王氏之“微”观，颇中肯綮，耐人寻味。

结合历史的经验看，“微”的重生，起初一般只是侧重于形式的“短小”；真正做到内容的“精悍”，尤其是公众认同的“精悍”，尚需时日，尚需努力。技术革命、通讯革命和传播革命的成果，不应仅仅局限在方便快捷上，它应该使我们的思维更活跃，使我们的视角更丰富。

“微”，哪怕只是一滴水，也要折射出太阳的光辉。

◇ 沧海一粟

伍立杨

空天的喜悦与怀想

载人宇宙飞船——神舟九号近日传来喜讯，它与天宫一号成功实施第一次手控交会对接。该任务由航天员手动控制完成，这意味着中国已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，具备建设空间站的基本能力。

太空中，天宫一号和神舟九号都以每小时2.8万公里以上的速度运行。在交会对接过程中，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误差，也会将飞船抛到离目标飞行器很远的地方。因此，神九航天员将手控交会对接比喻为百米穿针，也颇传神。

空间距离真是奇怪的东西。距离产生美，也产生硕远无边的联想。人在空间的渺小，他只是作为一个“点”，而存在的。在这个点之外，有无数的终端，引发冥冥漠漠的想象。如汉代张衡《四愁诗》，即谓他“我所思今在太山，欲往从之梁甫艰。”除此以外，他的思绪还放飞到桂林、汉阳、雁门这些当时相对而言的遥远之地。四方广远之处都令他牵挂不已。但因距离的关系，不能亲往详察，故而引发他的长叹。

路远莫致，徒怀忧心。庄子的逍遙游，有其虚设的远方，北海、南海，以及迁徙的鲲鹏，那则是想象力对人类自身局限的补偿，是渺小人力的硕大外延。这是古人放纵自身想象力，到那些不可知的远方，里面蕴涵着丰富的猜想。

古人彷徨山泽，仰望星空，往往也生发此终极思索。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、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，对宇宙的描述和识别有一种深刻。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，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，为其切近的一分子，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。故白居易说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”。钱钟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澜翻，绝少重复，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，他却一用再用，不厌其烦。现代最新近科学研究表明，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4.3光年，即四十万里公里，也即光速单程一趟也要四年多，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130亿光年，宇宙的浩瀚，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望而生畏。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，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。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，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。唐人诗谓“洞里仙人方七日，千年已过几多时。”“自是人间一岁，何妨天上只黄昏。”这一类句子，举不胜举。钱钟书先生赞扬《西游记》中“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”的说法有“至理”，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。

“大地山河微有影，九天风露寂无声。”（元代，杨载《宗阳宫望月》）近代的思想家、蔡元培的朋友宋述先生，有诗说，“恒沙世界安可极，无量金石总消磨，吁嗟大地尚非坚，何况区区动与植……”可见古人对心境、物境的摹写，极具时空感，而且深切体悟到空间的无穷无尽，时间的无始无终，对宇宙天体的宏越浩瀚而在现实中却难以思议的征象颇有觉察，并且隐隐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吻合，他们是如何解释人身渺小与宇宙混沌无际的矛盾呢？那就是思维方面的“一念三千”，恰如柳宗元《法华寺石门精室》所说“小劫不逾瞬，大千若在掌；体空得化元，观有遗细想。”这就是人脑脑力极限发挥的思索形态了。

爱因斯坦说过：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，因为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是无限的”。星河如此浩瀚，地球只是一个微渺的“点”。无尽的空间中，写满人类自身的守望期待，倒也不奇怪，只不过现代人借助科技的力量，延长了自己的手和脑。

神九飞船以28000公里以上的时速运动，在洞悉宇宙奥秘方面，以当今顶尖科技成就，又迈出一大步，令人不禁流露孺慕的喜悦。但古人遥深而高远的念想，其实与现代高科技的发达并不矛盾，对于漠漠无尽的宏深宇宙，古人的天空想象与认知似在提醒今人，要对宇宙多增一层敬畏之心。



◇ 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好弓一年成

北宋大军平定江南，南唐覆亡。天下既安，刀枪散于民间，易引发混乱，于是赵匡胤下令将兵器全部收集起来，藏在扬州专门设立的兵器库里。北宋末年，方腊起事，当局派童贯征讨。武器不够用，大家想起多年前的这座兵器库，便开库取用。大门一开，凉气扑面，将士们将立在墙边的一把把弓箭拿在手里，挺直刚硬，试了试，跟新的一样。童贯大喜，惊呼良弓。从闭馆到开库，前后一百四十七年，而弓箭不腐，胶漆不脱，让人感叹。

几年之后，金兵南侵，东南各战区的将帅们起兵勤王。江都大帅翁彥国命令扬州等地官民赶造所谓“神臂弓”，期限为一个月。结果，所造之弓皆不可用。有专家说，大宋建立之初，一张弓非得一年时间才能制造完成，不抢工期，尤其不搞所谓的献礼工程，所以质量好。马永卿在其著作《嫩真子》中说，他研究了《考工记》一书，知道造弓确实至少需要一年时间。因为制弓需干、角、筋、胶、丝、漆六种材料，“六材既聚，巧者和之”，“弓人为弓，取六材必以其时”。各种材料不能违背天时，要因时而造，冬天“析（剖）干”，春日“液角”，夏“治筋”，秋“合三材”。在寒冷的天气里奠定弓体，春天打磨弓弦，经过一道道工序，到了秋天再合为一体。古代造物，都是代代相传的手艺，尊重自然规律，造出来的东西自然有尊严。

马永卿认为，专家说对了，那时候专家还是比较靠谱的。